

Connecting and blocking - Mountains in Tao Yuanming's Poems and Articles

连接与阻隔：陶渊明诗文中的山

Lijuan Fang^{a,*}

^a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2, China

KEYWORDS

Tao Yuanming, Mountains, Connect and obstruct, Tao Huayuan

关键词

陶渊明, 山, 连接与阻隔, 桃花源

ABSTRACT

Mountain is important geographical space in Tao Yuanming's literary works. Some mountains from Yuanming's reading memory and imagination connect some real scenes, and some mountains as real geographical space also connect Yuanming's *Xing Yi* road and home, or connect the countryside and home, to a certain extent, reflecting the poet's inner emotions. Some mountains have a barrier effect, which is the shelter of Yuanming when he looks at his hometown on the way to *Xing Yi*, and after Yuanming's retirement, the mountains also block the contact between Yuanming and the outside world to a certain extent, but it is also a barrier to stabilize the inner world. The mountains in the *Tao Hua Yuan Ji* connect the road into Taoyuan, but also isolate the outside world to a certain extent. Yuanming is like the fisherman in *Tao Hua Yuan Ji*, who can enter the *Taoyuan world* from the mountains, and Yuanming is like the man in the Taoyuan, who takes the mountains as the barrier and finally lives in the world close to the Taoyuan. The mountain is the spiritual territory in the life of Tao Yuanming and has special meaning.

摘要

山是陶渊明诗文中重要的地理空间。有些山具连接功能，来自渊明阅读记忆与想象中的山连接着某些现实场景，而作为现实地理空间的山有些也连接着渊明的行役路与家园，或连接田园与家园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诗人的内心情感。有些山具阻隔效应，是渊明行役途中望乡时的遮挡，在渊明归隐后，山也在一定程度上阻隔了渊明与外界的联系，却又是安定内心世界的屏障。《桃花源记》中的山连接了入桃源之路，也在一定程度上隔绝了外面世界。渊明仿佛是《桃花源记》中的渔人，得以从山中进入桃源世界，渊明又如桃源中人，以山为屏障，最终生活在了近乎桃源的世界。山可谓是渊明生命中的精神领地，具有特殊的意涵。

1. 背景

陶渊明流传至今的诗文中存在着不少值得关注的地理空间，本人在《陶渊明诗文中的地理空间书写》^[1]一文

中已有相关分析。陶渊明诗文中的山，有的来源于作者的阅读经验，也有的是作者根据过往现实经验回忆或想象的山，也有的是作者亲临现场看到的山。这些山并非独立存在于文本间，而是具有特殊的连接功能或阻隔效应。通过分析渊明诗文中山的连接功能与阻

*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address: fangyunyi8089@163.com

隔效应，可以更好地了解渊明的内心情感，也可以更深入地探寻山在渊明生命中的特殊意涵。

2. 山的连接功能

渊明诗文中的山，有些是从阅读中得知，写入文本不免有记忆或想象的成分，如《读山海经》十三首中的山，“西南望昆墟(一作仑)”^[2]中的“昆墟”，指的是昆仑山，《山海经·西山经》：“南望昆仑，其光熊熊，其气魂魂。”^[3]另，“槐江岭”、“芜皋”等都能在《山海经》中找到对应出处。这些山连接着渊明“流观山海图”的现实场景，也连接着渊明想象中的“宇宙”，他在《读山海经》其一便已点明：“俯(一作俛)仰终宇宙，不乐复(一作将)何如？”陶渊明体会到的不仅仅是读书之乐，也是游玩驰骋之乐。这些地方于他而言仿佛并非陌生之地，可以观赏驰骋，他的“俯仰终宇宙”也不是简单地想象，仿佛是亲身经历，刘熙载《艺概》卷二言：“余谓渊明《读山海经》，言在八荒之表，而情甚亲切，尤诗之深致也。”^[4]

渊明在《赠羊长史》中言“得知千载外(一作上)，上(一作政)赖古人书”，他记忆中有“商山”事多半来自于阅读。“贤圣留余迹，事事在(一作有)中都。岂忘游心目？关河不可逾”，从这可看出，他很难有机会跨越关河去瞻仰心目中的圣贤余迹，因而叮嘱羊长史：“路若经商山，为我少踌躇。”关于“四皓”的隐居之地，其实还有争议。此处“商山”兼具历史意义与象征意义。来自渊明阅读记忆中的商山连接着现实的某些场景，也连接着想象中羊长史的出行之路。渊明对于先贤之敬慕，不是简单的阅读反应，也不仅仅是一种想法，而是可以付诸实际的行动，他虽没机会前往，却可推算羊长史行程，进行郑重地叮嘱与托付。

陶渊明诗文中的山，还有一些是作者根据过往现实经验回忆或想象之山，如《归去来兮辞》中的山，钱钟书《管锥编》曾引周振甫之言论证《归去来兮辞》中有想象归田之景，此非凭空想象，诗人熟悉家乡风土，在赋诗归去之前即有耕田经验。《归去来兮辞》言：“农人告余以春及(一无及字，一作暮春，又作仲春)，将有事于西畴。或命巾车，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寻壑，亦崎岖而经(一作寻)丘。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前往田园耕种之人，可能会经过山林或看见山林，这里的路依然崎岖，却跟出仕时期的路不一样，“山川一何旷，巽坎难与期”，诗人在出仕时期，曾为路途的艰险而担忧。然而归隐后，路依然崎岖，可诗人却没有了这种担忧。他反而感受到了树木

欣欣向荣，泉水流动的生命力，这里的山还连接着田园，连接着耕种生活与生活的希望。

渊明诗文还涉及一些作者亲临现场看到的山。渊明自称：“少无适俗韵(一作愿)，性本爱丘山。”其内心对山充满着热爱，可谓天性使然。然而他在行役时说：“江山岂不险，归子念前途。”可见他并非喜欢每一处山，却对故乡的山有着深刻情感。“目倦川涂异(一作修涂永)，心念山泽居”，出仕途中，诗人倦看异地风景，内心惦念着故乡山川。《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言：“晨夕看山川，事事悉如昔”，这种回忆衔接着过往与现实，诗人在过去也见过这里的山，而这次于前往建康的路上，又见相似风景。“微雨洗高林，清飏矫云翻。眷彼品物存，义风(一作在义)都未隔”，微雨洗林，鸟飞腾于疾风中，诗人眼前的山川万物，和畅自然，生机俱显。眼前情景给以诗人精神上的触动。“伊余(一作余亦)何为者，勉励从兹役？一形似有制，素襟不可易”，他对自己的行役行为产生了怀疑，他乡的山林景致更让他感受到不为官场束缚的美好，“园田日梦想(一作想梦)”，此处的山不仅连接着过往经钱溪所见之山，也连接着诗人念想中的园田。他乡的山林景致也让渊明发出过赞叹，又引起了诗人对家乡园田的美好念想。不管出仕还是归隐，山都可以是他的现实陪伴，也可以给他精神力量。

《游斜川》言：“彼南阜者，名实旧矣，不复乃为嗟叹。若夫曾城，傍无依接，独秀中阜，遥想灵山，有爱嘉名。”此处涉及的南阜，曾城，还有灵山其实都连接着诗人的家园。南阜对于诗人而言并不陌生，他在行役时就把“南岭”当作一个归家的标志幻想，“谁言客舟远？近瞻百里余。延目识(一作城)南岭，空叹将焉如”中的南岭是诗人所要去往之地，这是记忆中的地方，也是当下想要踏入的归土。这里的南岭其实就连接着渊明的家园与行役之路。而曾城是诗人此番出游所见之山。此年是辛丑年正月，他在家休假，出来游玩。至于此诗的创作时间，徐声扬等学者已有相关考证，本文不赘述。至于曾城地点，目前还有争议，有说是在庐山之北，有说是在庐山之南，却未必属于庐山群峰中的一座，龚斌认为：“逯注以为鄡山即曾城，但诗序中说：‘彼南阜者，名实旧矣，不复乃为嗟叹。’意谓此游不再叹美早已名声遐迩的庐山。鄡山既为庐山诸峰中的峻峦奇峰，故亦不在嗟叹之列。”^[5]《后汉书》卷五十九注引《淮南子》说：“昆仑山有曾城九重，高万一千里，上有不死之树在其西”^[6]，由彼曾城联想到此曾城，更喜眼前之山。说明渊明原本很喜欢昆仑曾城。有不死之树，又是神仙居所，渊明

“悲日月之遂往，悼吾年之不留”之感慨其实可以在神仙居所得到的某种意义上的解决。

渊明在《形影神·影答形》言：“诚愿游昆华，邈然兹道绝。”可知渊明对于昆华仙境的想法在归隐后是发生了变化的，这其实跟渊明对于道教想法的一些变化也有关联，渊明所处时代，天师道信仰者很多。渊明家族中又有人信仰天师道，他一些作品也涉及对道教部分理念的认同，且他言“空服九华”，可见也有对道教“服食”之法的学习。陶渊明受道教影响很深，但目前并没有典籍记载渊明自身是否有天师道信仰。至于渊明对于道教的态度，笔者另有文章叙述。从他对于昆华仙境的追求到归隐后期之“邈然兹道绝”及“应尽便须（一作复）尽，无复独多虑”等想法，也反映了他的思想对于道教的超越。然而这并不能否定昆仑曾城带给他的游仙体验。在《游斜川》中，意念中的神仙居所跟眼前的曾城建立了某种巧妙的连接。“若夫曾城，傍无依接，独秀中皋，遥想灵山，有爱嘉名”，渊明笔下的山其实也连接着更为神秘的存在，灵山和现实的山是相对的，于渊明而言，山也可以是一个仙境般的存在，供他更好地遐想。这种遐想和在田园的遐想性质是不一样的，“从古代贤者如长沮、桀溺、荷蓑翁的耕作故事中，他依然可以找到精神契合点”^[7]，渊明在田园里遥想古代贤者，这些故事见于儒家典籍，长沮等人虽是隐者，却是尘世的隐者，也需躬耕养活自己，然而于山中，渊明可以遥想更加神秘的灵山，神仙世界里的人或许无需躬耕，便可获得比尘世要长的寿命。渊明有从对于昆华仙境的追求到归隐后期言“邈然兹道绝”的思想变化，然而这并不能否定仙境给予渊明的精神滋养。

在渊明正式归隐后，他现实生活中所见之山跟田园的连接更加紧密，在《归园田居》其三：“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南山的山脚下即有他的田园，这是一种真实自然的连接，《归园田居》其四：“久去山泽游，浪莽林野娱。”他不仅回归了田园，在某种意义上也回归了山。《归园田居》其五的“山涧（一作涧水）清且浅，遇（一作可）以濯吾足”，“涧”字后，宋本注：“一作涧水。”“涧”有山间水沟之意，不管是“山涧”还是“涧水”，所指向的地理空间是一致的，只不过“山涧”多强调了一次山，而“涧水”多强调了一次水。“山涧”，跟前面的“崎岖历榛曲”更加契合。《孟子·离娄》曾载有“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8]的孺子歌，《楚辞·渔父章句》：“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9]渊明从官场归来，自是不必濯缨，可用来濯足的却是清水。此处是一个跟官场不一样的世界，渊明对之寄予了希望。山

路崎岖，而山泉却给人一种心理上的涤荡感，山间的水是清浅的，跟外面不一样，其清浅有地形的原因，是在此山间，而这山，也是渊明曾经眷恋的山，也是当下已经回归的地方。他在《归园田居》其一中说：“性本爱丘山”，一路行来，或许有崎岖处，却是远离世俗，涤荡渊明身体和精神的不仅仅是这山间的水，还有此山。以此角度看，“山涧”用在此处比“涧水”更合适一些。

《丙辰岁八月于下潠田舍获》言：“郁郁（一作嶰嶰）荒山里，猿声闲且哀。悲风爱静夜（一作夜静），林鸟喜晨开”，山不仅连接着田园，见证诗人田园劳作的艰辛，山也是诗人精神上的慰藉，荒山的猿声“闲且哀”来自于诗人内心的真实感受，不管是静夜之风之悲，还是清晨林鸟之喜，都跟诗人的主观体会有关。连接着田园的山，丰富了诗人的精神生活，让诗人内心的一些情绪得到了抒发，也给予了诗人精神上的慰藉。

陶渊明笔下山的这种连接功能，跟东晋刘宋时期其他文人所写的山还是有所不同，当时文人笔下的山极少跟田园进行这种自然而又深入的连接，如谢灵运的《登永嘉绿嶂山》：

裹粮杖轻策，怀迟上幽室。行源径转远，距陆情未毕。澹潏结寒姿，团栾润霜质。涧委水屡迷，林迥岩逾密。眷西谓初月，顾东疑落日。践夕奄昏曙，蔽翳皆周悉。《盅》上贵不事，《履》二美贞吉。幽人常坦步，高尚邈难匹。颐阿竟何端，寂寂寄抱一。恬如（知）既已交，缮性自此出。^[10]

谢灵运写了自己游玩和探索绿嶂山的经历，“践夕奄昏曙。蔽翳皆周悉”，他有着对山的隐秘处的探索，山在此处更多的是一种客观的审美对象，跟渊明那种把山跟家园以及田园的连接还是有所不一样的。

陶渊明诗文中的山，既有通过阅读所知的山，也有根据以往经验记忆或想象的山，还有亲临现场看到的山，这些山具有一定的连接功能，有的连接着阅读记忆与现实场景，有的连接家与路途或者家与田园。通过分析山的连接功能，可知渊明对于山有着一定的情感寄托，山也给予了诗人一定程度的精神滋养。

3. 山的阻隔效应

陶渊明诗文中的山不仅具有连接功能，也有阻隔效应。通过阅读所认识的山，一般来说主要具备连接功能，而根据以往实践经验记忆或想象的山，还有亲临

现场看到的山，有些具备阻隔效应，有些兼具连接功能与阻隔效应。

山不仅是渊明田园与家的一个连接点，是渊明行役途中与田园的连接点，也是渊明行役途中望乡时的遮挡，他在《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中言：“江山岂不险，归子念前途。”又：“山川一何旷，巽坎难与期。”此处的山即有一种阻隔效应，前面已提及“谁言客舟远？近瞻百里余。延目识（一作城）南岭，空叹将焉如”中的山川似归家的标志，此时的山川又有一种连接效应。在这一组诗中，行役的山和远望的山形成了对照，一个阻隔了他回家乡的路，一个连接着他的家园与行役路途。

又如五言《答庞参军》的“情通（宋本作怀）万里外，形迹滞江山（一作江山前）”，“山”字下，宋本注：“一作江山前。”若为“形迹滞江山”，这里的山水即具有一种阻隔效应，若为“行迹江山前”，这里的山水兼具了阻隔与连接的效应。四言《答庞参军》言：“庞为卫军参军，从江陵使上都，过浔阳见赠”，渊明也有使都经历，庞将军所去之地也是渊明曾经去过的地方，他根据过往经验即可知路线，那些山山水水是熟悉的遮挡，尽管渊明说“情通万里外”，但他在五言《答庞参军》诗末尾两句却言：“君其（一作期）爱体素，来会在何年！”山水只是表面的阻隔，深层次的阻隔是时局之动荡与仕隐之差别，渊明于乱世隐居，庞参军做的是卫军参军，据刘奕《陶渊明〈答庞参军〉二首系年辨正》：“根据陶诗，可以确定的要素是地点在江陵，职官是卫将军。符合者自然是谢晦。至于时间，谢晦作为卫将军、荆州刺史，赴任在元嘉元年八月，被讨伐在元嘉三年（426）正月，其间有两个冬天，一个是元嘉元年冬，一个是元嘉二年冬。”^[11]奔波的庞参军要去京城面对一些未知的风险。后来谢晦在政变中失败，庞参军与渊明也未必有再会之机。

在渊明归隐后，山的阻隔效应发生了变化，山在一定程度上隔绝了渊明与外界的联系，然而山建立起来的屏障也让他更加安定内心。

渊明在《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中言：“山中饶霜露，风气亦先寒。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四体诚乃（一作已）疲，交无异患干（一作我患）。”远离祸患，自然是跟远离政治，归隐田园相关。更何况渊明此时躬耕的田园，连接着山，作者文中虽未明言山可建立起一种屏障，但渊明写了山之“风气亦先寒”，山上海拔更高，会影响温度，江州地区山的植被覆盖率也会影响温度以及湿度，山的气候，地形自是跟城邑或者平地有所不同，因山的遮挡，路更加偏僻，人声更少，环境也更加安静。渊明既能体会到山中多霜露，风气先寒等跟城邑或平地不一样的现象，那么他

对山的其他特点未必就不能体会，且山里的环境一般相对城邑等更安静，从渊明归隐后的一些诗如“悲风爱静夜（一作夜静），林鸟喜晨开”等来看，他也确实感受到了山之静与自然之声。

山为渊明提供了保护屏障，也为当时的很多归隐者提供了庇护，如渊明在《祭从弟敬远文》言：“遥遥帝乡，爰感奇心。绝粒委务，考槃山阴。淙淙悬溜，暧暧荒林。晨采上药，夕闲素琴。”当时很多隐士们为何选择去山里隐居？修道者为何选择深山修炼？原因之一即是山里可提供一个相对外界更为安全也更为安静的环境。这种安静之境不仅有着对身体的庇护作用，也是利于心灵栖息之地。渊明没有从慧远隐居，亦没有索居，他居住的南村也时常有人来往交流，但那些山川自然可以为他提供一种屏障，于这个层面而言，他跟那些隐居深山老林的隐士其实都受到了山的滋养和庇护。

山非渊明所独享，然而山的屏障作用，在渊明的诗文中又有着独特的意味。诗人有时并未直言山的屏障作用，更多的是通过内心与外界的互动来表达。《归园田居》言：“羁鸟恋（一作眷）旧林”，渊明《咏贫士》七首其一云：“朝霞开宿雾，众鸟相与飞。迟迟出林翮，未夕（一作久）复来归（一作未夕已复归）。”山可为鸟的栖息提供场所。鸟恋林，鸟归林，实际上也有隐含之义，正在看“众鸟相与飞”的诗人也归来了，他不仅归于田园，也归于山林。《饮酒·结庐在人境》有言：“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一作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一作时时）见（一作望）南山。”诗人言他居住在“人境”，却无车马之喧扰，是因心境所致。然而他在东篱采菊之时，看到南山，看到“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的画面，感受到了此中无法言说之真意。飞鸟回归山间，因山间是飞鸟的栖息之地，为飞鸟提供了屏障，而渊明的内心也是把山间当作一个心灵栖息之地，所以采菊东篱时，可悠然望南山。在自然之象中，诗人心境离俗情渐远，而“心远”的诗人又可以更好地感受自然之象，这是一个巧妙的循环。一首经典诗歌的铸就，有其偶然性与必然性，这并非简单的“江山之助”^[10]，也是“目既往还，心亦吐纳”^[10]。

从外界环境而言，山可以是一个大屏障，在渊明出仕时，山为望乡时的遮挡，在渊明归隐后，山隔绝渊明与外界的联系，同时也挡住世间喧嚣；从个体角度而言，内心可与山互动，感受自然之声与自然之象，又在自然中离俗情更远，形成良性循环，因而山在渊明的生命中也有着更为特殊的意涵。

4. 山在渊明生命中的特殊意涵

如前所述，陶渊明诗文中的山有一定的连接功能，也具有一定的阻隔效应，通过山的连接与阻隔效应可更好地分析渊明的内心情感。而山的连接和阻隔效应，在渊明的《桃花源记并诗》中得到了升华。这种升华并不仅仅是文学意义上的升华，若将之与渊明真实人生相对照，则可以此为切入口探究山在渊明生命中的特殊意涵。

《桃花源记并诗》中描绘了一个非常美好的世界，这个世界的通道也跟山有关，“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一作草），芳华鲜美，落英缤纷。渔人甚异之，复前行，欲穷其林”，从“渔人甚异之”可看出，这片桃花林引起了渔人的兴趣，让他继续前行探索：“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初极狭，才通人。”山是从桃花林通往桃花源的通道，这样的山是带有神秘性的，也可能来源于作者真实的生活经验。渔人从山的小口进去，然而后来却找不到进去之通道，慢慢地也没了问津者。山在此处起了一定的连接与隔绝作用。

山外的桃花林其实也对应着山那边的桃花源世界，因山的连接功能，渔人进去了桃花源，这跟渊明真实的人生也有点相似，渊明在出仕时也能靠着他乡的山连接到故乡的山。渊明选择归隐，走进了他理想中的桃花源。而桃花源在渔人访问之后，似乎关闭了通道，这个通道来自山，而山也为桃花源树立了屏障，隔绝了外面的世界。

关于《桃花源记并诗》的创作时间，历来有争议。不过从地理空间的角度出发，也可更清晰地看到山在桃花源中的特殊意蕴。《桃花源记并诗》中的诗有“黄绮之商山，伊人亦云逝。往迹寔复湮，来径遂荒废”之言，前已述及四皓隐居地至今还存争议，然而渊明在此诗中把商山看作“四皓”曾真实活动过的地理空间，兼具象征意义与历史意义，而《桃花源记》中有小口的山，则是渔人进桃花源的通道，更具文学意义，《桃花源记并诗》的作者本人，“性本爱丘山”，他曾亲自登临或遥望过的家乡之山，于他而言具有现实意义，然而这三者在某种程度上又具有一定的理想意义。“商山四皓”是渊明崇敬之贤者，而他们隐居地点一带却是渊明很难有机会登临之处，在《赠羊长史》中他也拜托羊长史“为我少踌躇”，这难免有理想寄托；而《桃花源记并诗》中的有小口之山，通往的也是一个具有理想意义的世界；作者本人喜爱的家乡之山，为他出仕时所惦念，也是他归隐后可悠然望去之地。

山在渊明的生命中有着至关重要的地位。不过从现存陶诗文来看，他很少着重写山，即使是在《游斜川》中他也是山水之景并提，只是在此处，相对于水而言，山更容易引发他的联想。就现存资料看，渊明对于田园生活的描写也超过了对游山的描写。渊明早年便接触过田园，田园对于渊明而言也并非新奇之物，为何相较游山，渊明写田园生活更多？这可能是因从出仕到归隐，渊明的生活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不管是在仕途还是在归隐期间，渊明都是有机会看山游山的，而躬耕田园这样的生活方式是在渊明隐居家乡期间进行的，渊明在投来去学仕之前，对田园没有过多依赖，出仕时他有俸禄，待归隐后，他少了这份俸禄，还要养家，负担更重，他不但需躬耕田园，还需“开荒南野（一作亩）际”，需要更广阔的土地以维持生计。山也可提供一定的物质，如柴薪，野果等，渊明在《自祭文》中回忆：“含欢谷汲，行歌负薪。”山可供给柴薪以及山谷的水，有些柴也许可以在田园中获得，如田园的草或枯了的麻等也可以用作柴，有些则可能需要从山中获得，然而山提供的物质构不成渊明的主要物质需求，渊明不需在其中更为辛苦地劳作，因而在日常生活中对待山的方式跟幼时可能没有太大不同，看山游山在出仕和归隐时都可以进行。相比田园，山在他的精神世界中可以发挥更广阔的作用。

“彼南阜者，名实旧矣，不复乃为嗟叹”，渊明不是不愿为熟悉的家乡山林嗟叹，而是生命中重要的东西未必需浓墨重彩，三言两语也可点出关键。归隐后的一句“性本爱丘山”道出了内心深处的真实念想，如前所述，渊明有从对于昆华仙境的追求到“邈然兹道绝”的思想变化，然而他对于家乡山林的喜爱在时间线上是没有太多变化的。以“性本爱丘山”为中轴，追溯往昔，渊明“投来去学仕”，他离开的不仅是田园，也是家山，他所惦念之处当然也有家乡山林。渊明归隐后，也受益于群山环绕的环境，在“郁郁（一作矍矍）荒山里”，他听到“猿声闲且哀”，也可感受“悲风爱静夜（一作夜静），林鸟喜晨开”，在采菊东篱时，他也可悠然望南山。尽管他说“结庐在人境”以及“心远地自偏”等，但实际上山的屏障还是给了他精神世界一重保护屏障，前面已分析过“山间是飞鸟的栖息之地，为飞鸟提供了屏障”，对应的，正在观看自然现象的诗人也从山中得到了一种心灵栖息。

可以说，在陶渊明正式归隐后，山往往是连接田园之所在，又有一种自然自在的状态充盈其间。从仕途到躬耕，看上去是两条截然不同的路。但因有了山的存在，似乎显得这样的过渡很是自然。“采菊东篱下，悠然（一作时时）见（一作望）南山”，关于“悠然见

南山”和“悠然望南山”之议在后世持续了多年，不管是“见”还是“望”，南山都是自然的，那个采菊东篱者悠然之心境亦出于自然。

在《拟挽歌辞》其三，渊明言：“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他对于死亡的态度并无畏惧，“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的态度超越了世俗认知，“托体同山阿”句，亦符合当时的葬法，田园是耕种的场所，经过了人为规划，山不一样，山一般更为自然。从“少无适俗韵（一作愿），性本爱丘山”到“去去欲何之，南山有旧宅”，从年轻时的喜爱到最后生命结束时的托付，山在陶渊明的生命中具有着特殊意涵。他生活中的山，也类似于桃源的山，为他提供了安静的环境。他喜欢的很多都可以在山中找到。不管是兼具历史意义与象征意义之山如商山，还是更具浪漫意义之通往桃源的山，抑或是渊明真实登临或远望过的家乡之山皆给与过渊明精神的滋养，如果说田园是渊明正式归隐后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希望，那么山可谓是渊明生命中的精神领地，具有非常特殊的意涵。他不仅是山的欣赏者，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他也是山林中人。

5. 结语

渊明诗文中的山，有的来自阅读经验，有的来自回忆或想象，也有的是作者亲临现场看到的山。这些山在文本中也许有着不一样的含义，但若从地理空间的角度看，来自渊明阅读记忆与想象中的山连接着某些现实场景，而作为现实地理空间的山有些也连接着渊明的行役路与家园或田园等，这种连接不仅仅是表象的连接，也反映了作者的情感。有些山具阻隔效应，渊明行役时曾受限于这种空间的阻挡，而渊明归隐后，渊明与外界的联系难免受到空间阻挡，然而渊明身心也受到了山的滋养与庇护。山的连接和阻隔效应，在《桃花源记并诗》中得到了升华。以此为切入口，将之与渊明真实人生对照，则可以更好地探究山在渊明生命中的特殊意涵。

References

1. 方立娟 (2021). 陶渊明诗文中的地理空间书写. 地域文化研究 (Regional Culture Study), (02), 67-73+154. URL: https://kns.cnki.net/kcms2/article/abstract?v=YBmesx2FU7lJaBZUq8t-dZw-5tIUJYxwQQcqxlGWPrFhBNJnt1V7RMHTcnYKo_rvBKTmpDjDkprf_NlflBdkl38Prwccn5fYpPZTBR5gwqGsebjlVrloZdFSX1UaTZfTTLDOQ1legy3Wr5Ps_suoYlQwVhU-30HMjd5AD3mB4yZvcZezhKDLQVfGM5WsfQ7G&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2. (晋) 陶潜. 陶渊明集. 宋刻递修本. (本文所引陶诗文皆出自宋刻递修本，特此说明。其中“弗获辞此难”之“获”字后有注，似因不同写法之故。“山气日夕佳”，原文为“山气日夕嘉”。)
3. 袁珂 (校注) (1980). 山海经校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4. (清) 刘熙载 (撰) (1978). 艺概. 上海古籍出版社.
5. (晋) 陶潜 (撰), 龚斌 (笺) (2011). 陶渊明集校笺. 上海古籍出版社. ISBN: 9787532560332.
6. (刘宋) 范晔 (撰), (唐) 李贤等 (注) (1973). 后汉书. 中华书局.
7. 方立娟 (2021). 希望之延续与自然之呈现：陶渊明的田园与田园里的陶渊明. 海峡人文学刊 (Journal of Humanities Across the Straits), (04), 145-150+156. URL: https://kns.cnki.net/kcms2/article/abstract?v=YBmesx2FU7l7xODSdyQFNpi-9CAkRXdiYlnJqXAT2aSOYJfX92SeHwLYlwxxqxhyz-NiwPrQJRn_R6cEzq00NFb_PJKD5UOSjU2bQK_qxiF2Bw0rCDFnTPuyE_1e94yCvIvRRzRVJ57J7zJLA686TKpfzD1Nb-X4-jR8V_oRDTfIEp_owpPcT45haID40ltG&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8. 转引自杨伯峻 (译注) (1960). 孟子译注. 中华书局.
9. (汉) 刘向 (辑), (汉) 王逸 (注), (宋) 洪兴祖 (补注), 孙雪霄 (校点) (2015). 楚辞. 上海古籍出版社.
10. (晋宋) 谢灵运 (著), 顾绍柏 (校注) (1987). 谢灵运集校注. 中州古籍出版社.
11. 刘奕 (2019). 陶渊明《答庞参军》二首系年辨正. 苏州教育学院学报, (01), 13-19+27. DOI: 10.16217/j.cnki.szxbsk.2019.01.002